# 安雅堂稿

# 安雅堂稿卷之六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 序

### 送翁象韓之松溪令序

吾黨推嫻鍊之才華淑之度樂易之性必曰翁子象韓象韓既舉進士上第人咸曰是必且入承明登侍從矣屬新令罷館職試人又曰必且宰畿輔領煩劇者非耶已而得閩之松溪於其行也人皆以象韓宿懷壯節才氣無雙即未得朝夕侍　上左右納忠補

過稱漢廷大器之臣誠得一劇地自効上守錢穀之徵下剖案牘之務中應冠蓋之往來卽象韓且裕如也今松溪居閩越之間壤地褊隘崎嶇山谷其地多茂林廻溪幽翳異蹟此拙者之所宜托而非勞人志士之所經營也象韓之才將何以自見雖然是未知象韓之志矣象韓居平嘗謂予我一旦治民者必正之以禮和之以樂懷之以恩相之以義一切苛細督責以干當世名我不忍爲也嗟乎是豈俗吏之言乎方今吏道之不古久矣其瑣陋者不足道卽有慨弘

倜儻之才負赫赫聲者討三年報政百里之間非殺數十人破數十家不可也豈其人皆不能潔已或猛鷙天性耶抑時勢之不得已耶賦斂繁惡也風俗凌夷也豪强兼并也是三者誠方今之大患苟有人焉勝其任而愉快可不謂賢且才乎然惟正不缺矣誠能卽民益貧柰何苟正風俗必毛舉目察訟獄多有桁楊滿道卽破滅豪强乎引繩披根所傷必多故考成最者民愈愁戶口衆者俗愈淫屠滅多者隙愈毒此固深文健武者以之擅大名於天下而賢人君子

不道也然而卒不能改者則所謂時勢之不得巳也夫鄉飲酒禮不可以治軍結繩之化不可以治嬴秦之民自古道之矣假令象韓專衡疲之城晨起視事數十吏捧牘日中不能了徵輸迫於前而豪傑制於後猶且曰我正之以禮和之以樂懷之以恩相之以義鞭朴不必用而威斷不必立也則象韓必重困假令象韓易其素以趨文俗吏之所爲又非君子之義也今松溪地僻而賦寡俗醇愿而少勢家方今三者之患皆可以免于是與民休息優游以浸之積蓄以

膽之雖古之循吏何以加焉故松溪者象韓之所以得行其道也夫君子之仕也行其志也今也不然士當布衣時獨居深念其中莫不有所負一旦通籍則奉達官貴人之教頗忘其生平之言惟利是視何知仁義故位益尊而名日損勢益盛而穢日積今象韓拳拳教化之言不忘其志即進而列侍從登三事其不奪於達官貴人之論明矣其以松溪徵乎哉然後知吾黨之推象韓者不爽也

贈上海令王侯政績序

我郡之邑三而上海負海有魚鹽之饒其地微阜宜麥宜桑麻木綿之屬其近澤沮洳者宜稻其男子力耕稼婦人勤紝織於法宜醇樸富樂易治而前後令是土者非無一二以和惠治之既闒茸不効後來者又務爲嚴厲果鋭則益抉籓潰流而不知所止得善遷以去者葢鮮也其故何哉俗侈汰而好競賦重而地利不脩役煩而貧富不均也城郭之民非依托豪大家則不能自立上下相耀爭爲侈靡饕訦狙詐紏結倡呼而鄉鄙之人又不勝其會椎彊之至積爲陰戾

以睚眦爭賊殺者累累也其土固上腴有高原以蓄
其美有大川以流其惡而民見近利溝澮湮廢數年
以來恒苦風旱至更代之際舞文變遷以無爲有故
逋賦率以巨萬計其差役也則閭巷之豪奸宄之吏
因緣隱蔽或勢貴禁挾或態家擿斂要不可詰究故
巧者田連阡陌而享封君之奉拙者日夜力作而兼
踐更之勞其邑之疲而難治也如此吏茲土者以仁
柔稱」下慢而令不行易而武健乎鳥鷙狠顧而徙
爲忮假機陷者也宜其褁足而遠引矣豫章王侯之

來幸此邑也初下車蠲去苛煩樂行簡易有子愛之
聲然侯固外質而內朗寛於刑而密於法始若憪愊
久益精繕比及三年則已大變其俗田賦清縣役減
上海遂稱易治云于是邑之諸生父老以不佞之習
於侯也進而問曰侯之爲治何若是之神歟予曰不
然侯非能神於治惟能塞弊之源而以身先之又合
於古者張弛之道也夫風俗之頹傷也莫不自上以
及下而賦役之不均也不嘗問於田野而嘗問於堂
室上海之俗其著姓富民要佞長吏以相誇耀而長

吏亦曰此我外府也其合則闘靡其離則競猜訟獄
繁興自此始矣侯秉素絲之節屏絕嗜好不得窺𨍭
莫投其閒下亦化之其風少息而曩時主計猾虗吏
窟穴深密高下在心旣龐縮其籍以紊賦又聚散其
田以亂役侯摘其隱匿之而事無旁寄餘者抱牘拱
手不能爲姦是以身不履畝而人服其明嘆其斂冈
知剛柔之不可偏任也夫天下之患皆始於士大夫
不能約束其身而章程之敗於官者十二於吏者十
八今侯治行報最且夕且拜禁近之職以風示天下

使後有繼之者守其畫一則上海固善國也侯巽日可從容爲 天子言海內吏治之弊整飭而澄清之孰謂極重之勢不可變哉將吏道復古我於上海徵之矣

送同年袁與立之餘姚令序

袁子既拜越之餘姚令將之官其友陳子酌酒祖道於谷水之陽進而請曰日者 天子以餘姚大邑越在東海非賢與才莫與理也故以及吾子則豈惟子是庇葢將以均平其政惠和其民而善其俗也敢問

子所以爲治者袁子曰某聞之素以自厲身之節也儉以服官政之本也某惟先世之一二敝廬足以蔽風雨瘠土之產粢盛是給夏不易葛冬不副裘葛之改矣今奉　天子命宰茲百里其敢忘羔羊之詩乎庶幾朝夕恪恭約於其身而廣於其德以無負乃職陳子曰其守也確可以獨立矣雖然子必更有以進焉袁子曰爲吏者勞其身衡其慮綜其煩宪其實者也我將以事其上也正而婉御其下也簡而肅惠其民也寛而敎友其士也塞而和此古人之循良所以

永譽也我雖不能至然苟有一二有益於我民者我
身且弗敢愛特我聞餘姚巖邑也賦重而獄繁貴仕
多而民習爲胥吏惟是夙夜薄書之間剔𥝠奬姦條
其緒如理亂絲焉防其詐如御群狙焉猶恐不免於
罪戾而于勉以懋和而康乂豈其大邪而無此善俗
教柳亦非長吏之所及也陳子日思深哉子之愼於
言政也而未究其所至今之爲吏者恒不務其民而
惟身之圖計日較月以望不次之用而惟在上位者
足以梗我也貴顯人足以持我也征輸之足以滯我

也故不惜出其幣帛精其供膳相望於道何其嗜好同其愛憎以順爲正退而有事於貢賦也無告諭惻隱之文惟刑是崇以此三者擾擾焉日不暇給矣安所求民之疾苦而牧養之也而每日是烏能爲古之化嗟夫仁遠乎哉君子動於心施於政可行於天下況四境之内乎令子仁人也衷之以愷悌守之以純摯節之以辨密平之以永久何弗濟之有夫餘姚則有虞氏之遺民也其貴者儉而不誇士文而惇民之惠而黠者則轂擊於京師曹椽於六卿之門其留於

鄉者鄭沸漶泒不足當封象也其民勤於業而樹樸依江而耕抑山而溉流業於四方以歸而寡相耀之心是故其民易治其俗易化以子之忠敬和斂而臨長之奉．天乎柔能之化以儷於有虞氏其誰不幸服詩曰如壎如篪如取如携我子何讓焉袁子曰善敢不服子之教以無怠牖民既退從者私於陳子曰子以德化勉袁子其庸及乎陳子曰裕矣袁子之為人也歛於已而達於事慈於衆而察於小故民必愉而敬之愉則從其訓敬則不敢忤其所禁於以善俗

也易易哉夫使袁子而非古之人也則予何遽勸以

行古之道也遂記之以示袁子

贈方其傳之井研令序

高皇帝既逐獗犹定天下而巴蜀恃其險遠來賓遲

遲乃命征西將軍前將軍分道出師袁精甲踣勁旅

克其國都其後大封諸子王蜀者曰獻王賢而好學

初之國即聘漢中敎授方先生授經論道蜀之人士

靡然向風於學者自　獻王與方先生倡之也夫漢

之初與井絡之墟同於蠻落文翁一郡守耳能以敎

化更易其俗文雅之風比齊魯焉其後司馬相如楊
雄之流紛然出矣何況　獻王親　高帝子世守厥
土方先生著節殉主與日月爭光宜其慕義無窮聲
施至今人士之盛光於有漢休哉聖明之隆也今先
生之裔孫忠奕以經明行脩授井研令於其行也問
言於予龍子龍竊惟今之言治稱道德者溺其職斷
斷尚武健謂可偸快耳況蜀去中國遠法度弛自
先帝初蠻夷弗靖數用兵前年流人沿峽西上破夔
門穿棧道以北今寇盜塞南鄭蜀兵枕戈守陽平關

晝夜不得輟夫外疲於兵內困於財吏於其間弄稍
任術法以擊斷自雄變且中起卽無論諸葛武鄉侯
張益州所以治蜀者何等也彼文學底滯何益於殿
最是不然語曰拔其枝者傷其根不務植之而斬乂
之有蕪其忽諸此言爲治有先後也蜀十數郡成都
爲沃自李氷鑿離堆引江水暮春三月決隄灌輸足
用而減雲雨縣人無水旱之虞故民用以饒近者豪
大家多犯法漁食閭黨持吏短長胥徒虎而冠共舞
文爲姦利民以益困昔者益土耆舊之論以此邪之

民儒而善怨怨深則遲其發憤也亦卒不可定此無
廼邪君大夫今日之憂乎夫折豪貴之氣平元元之
心非先之以禮讓教化不可也并研爲成都劇邑有
鹽鐵之利民足以自給以方子之才治之若烹小鮮
其進我父老率我子弟與之明上下之節講敦穆之
道飭學宫擢孝秀使貧富不耀而民心和哉即有蠻
夷自擅群盜狗吠之警何足爲根本慮哉方子其以
歲時上謁　藩府問講堂之遺訪俎豆之迹愴然以
思曰此正學先生之後人復來教我蜀士者也與

者盡像而祀飲食必祝方氏忠孝之跡世顯而陲而

我　明聖德遐暢靡有遠邇又豈漢氏所及哉方子

勉之矣

送張子讀書浦上序

張子既以詞章語言忤其鄉之逆臣爲所切齒必有以陰中之不則且窮以私劍于是張子之友告之曰士貴於俟時不必爭一日也子既伉直自負又未免於輕脫之累彼固天下之妄人不足以難子然士之所以深藏塞默以求後之大用者安可以不自勉哉

子盍棲遲林麓俯仰緗素以求益乎張子以爲然遂
携家而隱於南浦之上事漁獵考經史致足樂也予
嘗讀史以孔文舉雄才偉器一時之俊而生平所稱
說爲爾衡衡雖有才藻乎其狂不可裁也而文舉何
述焉嗟乎世當衰亂大義不明雖以文若之哲長文
之雅而不能不與時上下誠有所惑也而獨有人焉
輕意肆志觸忤時宰雖知無益猶有烈士之風此則
文舉之志也雖然使正平因知末俗之不可稍能以
道自處超然卷懷高蹈海曲如管邴之流其不屑於

勢利至矣而後又無患何必保身於王公之前放言於交戟之內然後謂之雄哉夫躁脫自喜以貽世戒文舉且不能免又何有於正平耶今張子之狂不至正平而所與爲難者斗筲之人鼪鼠之器非可與古之雄傑同類而語特以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其道如是也今張子之隱居南臨巨浦東眺大海其地多茂林廣野高原古祠是固逸人猛士之所睥睨幽窈上真之所往還居之者可以懲忿乎情進乎大道矣夫人安可以不學道君家子房少欲報秦而出於狙擊

之術其後深自折抑遂爲王佐嗚呼學道之効乃可以勝秦皇帝也誠何有於區區者哉

壽陳眉公先生八袠序

眉公先生壽既八袠嶽降之期海內人士及鄉大夫咸集客有執爵而進曰先生博綜典墳翔步藝苑有年矣南自炎海北至朔漠莫不豚其篇什仰其風流足以爲先生重乎予曰此非先生之所尚也又有執爵而進曰先生抗遐心於早歲味太玄於塵表高不事之節以保幽貞爲

聖代逸民之首足以爲先生

重乎予曰似矣而未見其大也夫君子御世之方不同而濟世之心則一或在上而整其治或在下而輔其化是故不被其澤則聞其風德厚者感彌深自然之符非苟爲異也而世有好奇尚誕之士必取夫晦形銷聲者以爲高隱且曰是乃憤世俗而求去之二者豈爲通論乎夫語言文章既無所見於世而姓氏滅昧不可問則其所謂道德者我烏乎知之若以悲世混濁而戛戛焉逃乎禮俗之外則是將率天下而畔先王之教也且何以處夫當盛世而隱者也治莫

盛於帝堯隱莫高於許武仲世傳武仲薄堯而逃之非也觀其言曰予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是豈薄堯者乎彼蓋以我雖與堯並立於朝而未必能有加於陶唐之治天下而既將競矣我惟渺然以此爲不足樂而庶幾爭者息貪者愧薄者厚巧者樸故當是時史稱時雍民歌何力者豈特禹禼咎繇之所馳騖而致此哉今先生生 國家郅隆之期當 六朝重熙之會自 人主以下無不矜式而願見焉可謂盛矣然先生非有詭激之行怪奇之論也不違親以爲高

不絕俗以爲貞則汝南之操也統六經之微言彙百
家之渺論則高密之學也群正臣而不同其險宗俊
傑而不共其功則南州鹿門之風也故遇之者大至
於 國家之事細至於農桑漁牧之間無不各得其
意以去要其大旨不近名不喜事清淨無爲而物來
自應如此而已是故質者依其誠文者尚其華法者
執其介適者樂其廣聊者適其簡達者貴其治天下
士無賢愚仰先生之風者咸思進於道俗無純駁被
先生之德者咸思歸於厚則先生之有益於 聖世

何曾武仲之在陶唐乎而先生又登踐焉而遺世者也夫惟自强以澤物而後謂之健而乾之初九則稱潛龍焉天下未有不健而稱龍者矣亦未有不健而能潛者矣潛而健其有息乎今先生且八袠而神明益强應用益斂古之至人或百餘歲或數百歲益如此未艾也而　聖天子與天合治攀羲躋軒行將請於崆峒訪於汾水先生何多讓焉若夫二客之所云非所以須先生也

壽侯太夫七十序

先皇帝初中貴人賢居中用事未顯與士大夫爲難而乳媼憑上寵勢張甚得朝夕出入禁中諸殿門守者勿得誰何都諫起東侯公首上章劾之且言 皇考阿保未得少酬舊恩以動上意當是之時公直聲傾海內諸君子皆恃以振立而公卒以此爲小人所厄屬 主上更化恨不及用公贈官太常公有子曰豫瞻雍瞻並以行誼文章競爽而豫瞻先成進士歷夏官天官郎以直清著今奉 命督學豫章敎化崇禮諸生蒸蒸嚮風 天子下璽書褒之旦夕且在朝

右雍臨率羣從子弟明經飭行領袖藝林東吳之士莫不願一登其門以爲榮幸海內豔稱侯氏者以父子兄弟咸爲名臣顯士冀其鍾美之盛及覩吳孺人之儀範固知家之興也亦有內德云孺人出吳郡世家方伯石巖公女也年十八而歸奉嘗雖家世受宦乎然奉嘗祖大參公居官廉貧宴不及中人產而奉嘗父贈給諫公天性孝友篤行葦具爾之義多有所振恤孺人不惜脫資遺佐之姑陳太孺人性嚴正孺人事之夔夔惟謹雖紉鍼之細不自專故相依四十

年最得其懽心至今論家政未嘗不稱先姑也其事
奉嘗公也婉而莊順而能勉事有關於德義共相倡
和有雞鳴士女之風焉豫瞻伯仲皆少負儁才藉甚
公卿之間而孺人顧訓以敦靜博大使成國家令器
今其教諸孫也頫以此俟氏之英俊輩出克昌厥後
者夫豈無所自哉子龍嘗讀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似乎以女為本者旨哉坤之德至柔
而剛也夫世之閥門貴閥多矣或者內德不克振毋
以膏粱之性而行姑息之愛藉榮位以生侈汰而不

樂其夫若子以節概見漸靡浸潤而或爲所移者比比然也樂羊婦捐金之義湛夫人封鮓之節豈能數見哉今觀孺人謙順整齊以處身而又能以正直剛介勖其夫若子故奉嘗在　先朝獄獄與人主爭是非所言在官庭狀闈之際時慮中危法而孺人固相勉曰君爲諫官極諫乃職耳豫瞻自守吏部郎至領憲職有絕俗之操歲時遺使惟以空函上起居孺人則喜曰兒可謂承先志矣彼其父子皆磊落人傑早自建立然孺人相成之功豈可隱哉子龍少游二瞻

之閒有登堂之雅每竊聞孺人之懿美以爲女宗而
今年春孺人年且七袠矣學憲君欲請懸歸壽格於
官守而雍瞻率諸孫上萬年之觴以書徵言於不佞
蓋孺人之德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若夫事有可諭者
天之定也福有可決者人之基也天之厚錫侯氏而
欲昌熾之亦已久矣而孺人益大其令儀以封殖焉
我聞孺人之姑及祖姑若曾祖姑皆有內德而咸登
上壽大雅不云嗣徽音乎子夏有言曰婦學於舅姑
者也孺人繼其善廣其業曷不承其祜哉無彊之休

又何疑也豈予龍辱知於二瞻而敢以倖進

贈濟南張公總憲南臺序

今上之十有二年南京都察院都御史缺吏部以聞
天子以濟南張公有剛毅之德塞淵之度起公田間
命掌院事先是公嘗總憲於留都 天子嘉尚其績
詔領北臺海內益仰其風采而公累疏乞休予告頗
天子心獨重之至是公凡三領臺事云按御史大夫
在漢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大要以總持風紀
脩飭法度至重也 明興以六卿分治庶政同周官

而左右都御史視漢制蓋六卿之事各有所司而都御史獨無所專然內外諸司之有不虔於厥職者皆得而攝治之故比於垂象爲中執法又 國家旣以北平爲正都六卿之在南者秩雖均而權不能無少殺獨御史臺自 憲 孝以來每以左右分治兩都示並重意葢秉憲糾繩邦之司直非威勞素備不足振肅遐邇統一中外也今 天子有意綜核之政以整齊百僚日夜計諸司之佚於法者使之震動恪共以趨事君子惟虞輕僄之易以進成憲之易以變而

式有損於盛化今觀張公自束髮登朝素以正直博
大聞於海內而　天子倚重之使之三長中臺彌歷
南北然後天下曉然知　天子爲治之意在於愼擇
紀綱而已夫科條考章程各守其曹局而事無不
治者有司之事也執大經持大體足以矯汚俗而息
姦宄者風紀大臣之事也故夫紀綱者國家所以正
上下同風俗決嫌疑而制强禦也以其張弛定治亂
焉苟諸司之政秩然具文而執憲者又身參其事操
切而毛舉之人將陽守於法之內而陰行其私此爲

弛之至也端其好惡正其風尚疎節濶目而凛然不
可犯如神龍之在淵而猛獸之在山諸司無不讋於
廉法以回心而向道此爲張之至也今　天子精勤
吏事嚴繩峻法以責諸司類欲得敏捷彊辦之士而
獨以中臺之長久任公豈非以紀綱之地非明肅無
以表率非停大無以善化而公之威望度量克舉其
道歟夫留都設官府備百官固　高皇帝之所治也
以去朝廷遠法令稍稍縱解然士大夫憸瑕而多見
聞故往往能持清議以佐京邑之所不逮　國家之

所以並建兩都者不獨以壯形勢示威儀亦以防擁蔽而制輕重徹幽遐而振聲靈也而公以一人總領法紀澄清官邪於其間必有丕然而易俗者夫漢制丞相缺則每自御史大夫以次拜葢以脩明法度黜陟淫淑然後可畀以和陰陽酌元氣也故二百年之間自此爰立者二十餘人如張蒼申屠嘉魏相丙吉于定國之流皆以材能勳德炳然丹青今 天子慨然唐虞之化固非七制之主可儷而公之德業豈徒與數子伍然位任有相類者 天子行且相公以期

三五之隆矣

賀張封公序

建州張使君令華亭之四載以異政報最　制詔褒美封其父孫我先生如其官使君既隨先生後拜受詔則顧謂不佞子龍曰某以書生起家治畿內劇邑不能具古人三稱之一顧蒙　天子大恩父子膺事服之錫良厚特吾父少負奇行自矜其能欲有所建立而落落二三十年間竟以其故邀一命拜　詔之日重自感也子其一言以慰我父于間而歎曰壯

哉先生也夫士奮志孤窮之中精研典籍之事者豈僅欲乘堅策良享富厚炫鄉里哉止者思日月之勲旂常之譽而次者亦欲乘時自見効一官一智之用也苟舍是而騁從之與魚鳥冠裳之與雲霞我未見其孰多耳今張先生家世故仕宦而少時履素處厄然激揚其志不自屈抑也既刻脩孝弟之行擅鄉黨之聲矣而俯仰六籍力學不倦豈非欲大有爲哉假令先生當兩漢時必公府交辟品其材地便優游公卿何論州郡耶今　國家法士無賢不肖一格於科

舉而科舉又不可以力求如以先生之才德而不得一當天下事者何可勝道宜先生之有未能忘情者也雖然先生雖不能得之於身而得之於子身與子一也而爲之身者嘗勞爲之子者恒逸安在非天之所以厚我公者歟今使君之宰華邑者四年矣溫恭而有恪樂善而不濫則度宏而鑑朗也計日受俸無脂膏之潤則素絲之風也不尚察淵之智不窮引繩之威而吏不忍欺豪强斂手則不言之治也淸靜爲治庭無雜訟自君之來民帖席而臥無大驚恐則蓋

公之所以敎曹相國也是以政成之期天報休瑞歲
旣大有民用和樂將脩古者旨酒公堂之敬則曰是
惟使君之大惠我民也則又曰豈惟使君之故實先
生之慈敎弘多也夫被其德者甘棠猶且歌之矧所
自出必恭敬止惟使君亦日以予不德而治有成績
吏民以歸於我父其敬舉吏民之觴予龍開之曰先
生其可以自慰矣夫士豈必以擁冠佩坐堂皇然後
爲快哉夫亦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我志也今先生
從容几杖之間燕樂七箸之際而以令子之故人歌

其德不衰繇是觀之以爲先生未嘗爲吏則可以爲先生未嘗得行其志則不可也其可以自慰矣且今天下多事　天子側席而思才哲之臣使君且不日入爲侍從宣猷廟堂之上而先生以耆德承恩化導鄉里異日者寓內小定　天子脩乞言之典先生當竭思慮專精神以潤飾鴻業有餘矣豈惟申命三錫足爲先生侈大哉

## 江夏郟太公百歲壽序

進士臣明昌言　陛下執元和崇大孝德至優渥是

以精剛之氣四塞休嘉之應交至而物無夭札民多
壽考宜矣臣祖某服王澤沐聖治適 陛下化成之
十載壽且百歲爲盛世瑞臣謹案 高皇帝令甲凡
民年百歲者授之冠帶所以示民孝也臣敢昧死以
請 制曰可章下所司先是會稽王少司馬以其鄉
人劉先生百歲上聞 天子異之於楚又得鄒公云
今歲在丁丑上推百年爲戊戌 世宗之十有七年
也當是時 天子方紹明禮樂尊 親享 帝遍祀
群神合氣山嶽景雲見白兎現其明年幸郢中賜所

過祖葢當時楚爲　帝鄉鍾天地之慶宜獨龐厚篤
生難老以應緝熙固其所也國家景運之隆嘉靖以
來百有餘年海內寧謐人民和樂葢自古罕見而鄒
公適際其盛可謂幸矣其所以致有道之長者何在
葢昔之爲治也敦教化則民性和辨等威則民志一
故各安其俗樂其生尚德而重法貴貴而尊賢是以
背亂之心不萌於下而囂凌之端不見於上此鄒公
之身襲其休者也　今天子躬神聖之資秉恭儉之
德銳意太平十年於茲矣而吏無縶聲民無惠政東

有逆命之虜西有横行之寇何以致此盍詢我黄髪乎以觀嘉隆時人心風俗爲何如也變詐競起廉恥衰息幼者以侮老爲智賤者以虐貴爲勇以至子弟戕父兄盜賊殺長吏所繇來漸矣鄔公試觀昔者渟醇博大之氣所存者幾何哉雖然端好尚脩典文則俗可變治可興禮曰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繇太學來者也是故上尊高年養國老則民孝弟之心油然生矣民有孝弟之心而後可適於治今鄔公既以名德躋上壽又有賢子孫以顯

揚之使　天子動色群公稱休其或者安車遠徵以
脩辟雍袒割之儀誠所以善俗而導民也即不然而
遣一使者持璽書涉江漢造廬而問治道焉其何以
策對公必曰臣生長草野罔識帝王之要惟習覩
先朝太平之日久矣願　陛下尚簡易崇敦大與廉
貴讓省刑薄賦則臣幸且夕依戀聖世將見儷美於
世宗　神宗如是即三王仁壽天下之道也不能
無望於鄒公也

楊龍友四十壽序

黔中古夜郎地僻處西南間其民旣與獞猺雜處以故多鄙樸少文而楊子龍友獨掘起荒徼飛英騰聲縱横藝林標建雋目此固人倫之特立不可以山川之氣論也葢楊子旣稟絕異之姿而又少從其先大夫宦遊中土得以廣其見聞交天下豪傑以數十輩其餘庸人不可勝數是以士之負才華而尚聲譽者莫不翕然歸之去年秋楊子旣以試春官久不第遂退而司敎於吾邑至則與其弟子明經史習詩書縱覽古今之故高談帝王之畧又以其暇日出郊牧試

騎射文武之道燦然備舉而又延四方之客應群藝
之事手不停披目不停接迹其所爲葢冠冕之偉器
非皐比之雅資也人或謂楊子之才何患不得上第
即少需之便可坐致卿相　國家法士不從射策起
家者必故抑之今楊子之官雖不阻南宮之試而曾
將齷齪諸老先生間艮若年方剛壯何重自困也且
楊子旣退而守師儒之席則當脩飾鄙固驅策巖幹
以附於諸老師名儒之後而何以駿逸自喜負豪俠
聲進退之間人將以疑楊子陳子曰不然今天下非

之才而今朝廷每浩嘆於往哲撫念於來儁者上不可以特用而下不可以輕進故得志之人或輕跌于童稚失志之士或僨轅於頹暮此失其壯盛之用也

今天子慨然覽古拔士爲相而楊子方當强仕不乘此時自起服官豈欲坐俟竹帛耶且士固有不可測非必卿相也至若謂楊子雄奇廣大非儒者之素此又庸人之論矣夫處平流安世庶則樸儉之風可懷繩墨之論可守若乃身當世變以制橫流苟非雄奇廣大之才何以禦之哉吾聞士有不畢小官而不

甘困約者昔曹學士觱爲孝廉請補劇職自効遂拜縣尉後冠南宮以忠節顯張永嘉孚敬五十未第意氣愈盛立書院聚生徒以自雄長其後一言遇主位至相國嗟乎其度量豈不有過人者耶予於楊子足徵矣秋八月爲楊子四十懸弧之辰其門人徐子輩請予言爲壽予謂四十於例未應壽而述其梗概以解天下庸人之論并爲楊子望也

吏部郎黄岡晏玄洲先生壽序

吏部郎中晏玄洲先生宇量夷遠識慮淵醇少舉孝

廉退而躬耕勞瘁不厭屢空廓如巳舉進士令蕪湖
商歌其阶海令吳江民懷其德擢佐冢司人服其明
適卷人竊國猰貐其聲直道播棄公孫於野會　今
天子卽位錄用遺賢還公於銓居無何以省親請急
樂道盤桓有叢中之趣盜蹦黃州公登陴捍禦厥功
懋焉若先生者可謂不尸其位不貳其操耿介可風
貞固可範者矣或謂予當　先帝時蕪廢統命士之
闒茸饕誂者膴仕相躡先生之不安於朝也固宜若
今天子側席以思履方而先生何爲乎漢之濱意

者將嘗驅騖庶幾不羈遺氣之材以勝其任而端雅
之彥非所尚歟子龍曰胡爲其然也天下之患皆始
於自私。自私自利則競、競則無恥、惟其無恥也故于君上
之事猶秦人之視越人也。夫刀錢之不若好爵黼黻
之輕於肢體無智愚知之今有人汩汩於榮利終其
身而不返必不能爭論於人主之前爲國家奮揚武
節也葢其人多所自護者也賜之千金而不以爲喜
奪其卿相而不以爲辱此其人自覷眇然無所慕悅
而後可出身以犯天下之難何則或所輕者重或所

重者輕也今以慓忮之流爲鋒銳之選則徵材之意
失矣以漂激之論爲讜諒之辭則聽言之旨乖矣以
貪冒之恩爲忠愛之志則德隅之風薄矣以持詭之
爭爲正義之辨則是非之理澆矣是故人主欲得雄
果之人以共謀天下事而下所應之者雄於求利弱
於任政果於逼顯縮於致君宜其爲天下厲也誠欲
使天下回心而忠上必得恬澹寡欲難進易退之人
而崇顯之乎若玄洲先生者其選矣先生兩令大邑
有聲中璫禍甚著自爲司勳郎稱華要年始及艾奉

身以退逍遥乎江漢之臯而出其緒餘以脩備禦保鄉里固知先生總其身圖而心在生民者也先生與先君稱同年生而又再蒞我吳習聞治行先生有子曰云章工爲文章荆楚奇材之士也云章之友劉君李君輩以先生六袠懸弧之辰走使三千里索予能之言爲壽予能不嫺於文然亦可以知先生弘奬風流爲俊乂所歸云章能領袖人倫對揚名父矣方今殷憂之會　主上寤寐風雲先生以舊德雅望云章以英標特達皆覲虞之棟幹世以用舍卜安危者故

子龍頌先生之德而因槩求才者之未得其道也若夫效天保之祝舉萬年之觴則鄉閭諸君有成言矣

## 壽彭先生序

陳子曰人知趨時善遷之為利而不知守常無變之為貴也山居耕田者暵旱則易而之澤良農乎哉行棗栗於燕代而縮則取羸於楚粵之珠璣象貝良賈乎哉至於儒者則不然守經義習師說矻矻不休夜以繼旦無尺寸之効而不敢尤人身既已退不用矣復以其業授子若孫勉旃無少懈可謂守志專一者

身而或者意之曰是非能堅持其學也外不能無所慕而中不能無所冀故雖絀於前而猶望其伸於後登式轂爾亂而日夜討而訓之曰而滑稽以取容竣佞以逢世易短褐而纂組朱丹其轂以爲我榮故今之士儒者也其學非儒者之學也自其奉敎於家已然矣予年十四五而有鬬黨之交十七八而有四方之交然於彭予燕又最早已又同舉於鄉因熟知其尊人　先生之德與所以敎者異是先生家世被服儒術至先生益精治騰聲膠庠之間生徒聚而問

業者嘗數十人皆爲指授各得其意以去其應有司之試未嘗不在高等而數奇省試則每居乙榜爲主者所嘆息先生雖材高乎然自處恭與人和視其儕輩或不逮先生遠甚能以色下之至遇富貴之士則義不相屈雖當困約時有結駟而過者謝弗與通矣而配楊太孺人能以內德佐之力作女紅以給朝夕負戴之風雍雍如也先生旣以久不遇而諸子漸長則躬爲授經其教也先之以孝友繼之以節槩若世之所謂煊赫尊官而高貲可以耀里巷而以其餘爲

堂上歡者曰非我所學也而何以教我子故長君某

某醇行素履遊心物外次郎燕又以文章妙天下才

氣英發爲時所忌季君有如淵沉秀達發藻藝林皆

先生與太孺人之教也今先生年七十脩行愈肅神

明不衰淡然無營親黨不得時見其面燕又比弟或

以脩髓進則曰茹蔬吾味也而其力學早自建立以

無負我志繇此觀之先生之守其學可謂始終不渝

矣予因是慕彭氏家庭之樂爲難及也予幼而孤露

負鮮民之痛然自庚午郡之同舉者數人至於今其

稱二人無恙者獨燕又與湘陰宰楊扶曦耳而扶曦又以官守遠涉江湘不得侍養獨燕又入奉匕箸出隨杖屨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人生之吉祥善事可謂備矣昔陳元龍歷舉海內英俊而首以閨門雍穆推陳元方而子輿氏亦以爲三樂之首固知人生得有親而事之其親又賢者此豪傑之士企羨而不易得者也燕又昆弟其何以養親之志而承天之休乎當勉之矣

宋成之先生六袠壽序

吾郡宋氏為大姓或曰其先蓋趙氏宋宗室之後也滕國時欲自隱遂以國為姓云遠條繁熾倜儻俶奇之士生焉自成弘間至今數輩率以幹局文雅自負而佐以任俠聲仕者犇然樹隆望處者以貲力雄長而獨成之先生敦重和恪稱為長者蓋先生幼而父大參公方遍歷藩屏先生於郡公子為最賢有聲庠序自大參公沒而先生學益脩名益高諸儒從受經者日益進然大參公所遺產不能當中人家無以給賓從先生故饒心計稍稍為治生督蒼頭脩農桑蓄

倉庾業以少進而勢不能免歲更先生則率先奉公無所隱沒凡州閭之役皆執其重且鉅者適有天幸又每爲當道所見重得不困而先生日夜治經生言不以此廢業試必高等然以屢厄於省闈竟用久次貢於　廷是時年始艾也人皆謂以先生之才一旦得尺寸之柄必騁踔駿奔致通顯而先生則曰吾少壯時每飯不忘竹帛而輒以數奇不酬今老矣安能折腰風塵閒乎且而翁何爲者而與兒曹競植足耶遂并絕意制科之事而孜孜爲德於鄉少暇則以待

廬種樹爲樂盎先生諸子皆以文章才器重於江左世咸以公輔目之凡先生所爲用世之具鬱而未施者方將負荷而昌大焉宜先生之欲自逸而不爲物役也今年夏五月爲先生六袠誕期長公子建次公尚木請子龍一言以爲先生舉觴子龍謝不敏退思自先屯部與先生聯牆而居故幼而知先生之盛德及長而與子建尚木稱肺腑交其何敢辭子龍嘗讀洪範五福之說私心以爲人間之樂蓋有不盡於是者久而思之此五者一本諸人而四本諸天其在人

者無論四者之中天下有壽至耄耋富爲封君有土
而不可謂之樂者此唐堯所以答封人也故惟以康
寧爲至難葢其所兼者廣所遘者希也或曰若子言
則古之放逸於形骸之外者將藉口乎曰非也彼因
多所缺陷而逃焉者也惟天祐而大器者足當之天
祐則所遇者全器大則當艱鉅而能弘載無所拂鬱
震矜焉是則所謂康寧也今觀先生其庶幾乎出於
華宗貴胄有名父以貽厥一也生於太平之時饒樂
之土二也身爲名儒聲譽遠聞三也夫婦燕喜兄弟

和樂四也可以仕而不仕歛才不用五也多賢子以成其志六也斯皆先生之所繇康寧也況乎不導引而久視不持籌而饒給令德令儀以永終譽兹其疇所美不綦備哉自此以往先生之顯融煒煌以保無疆之休者將百倍於兹焉而今始基之矣故摛不文之辭以當旣醉之雅

鄭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歲予自　上之四載識鄭子超宗於京師見其磊落之氣綿練之姿因與締納甚歡也又二載過廣陵始

得登鄭子之堂酒闌論往事已稍知張太孺人內德矣又三載與鄭子偕之　京師相從逆旅間語出其家乘與太孺人賢狀甚悉鄭子之言曰某固世家歙云遜國時有官御史者以抗節殉難遂戒子孫以不得應舉仕宦而從其鄉之俗爲商至嘉靖時有絜潭翁者始爲儒再傳而至先君東里公以經術顯益先君自成童時負奇氣博學彊記有聲於時而予外王父安仁尉張公方以太孺人有淑令之德難其配因私以先君文示汪伯玉司馬司馬大稱善遂以字焉

太孺人既歸而先君始移家維楊補郡諸生歸問業四方則太孺人留辦家事事先王母曲盡孝敬使先君無內顧憂先君好賓客廣施與太孺人於中饋酬醮之屬秩秩如也而解佩無倦有鷄鳴士女之風焉至自奉儉約朝夕處事遵於敬姜之訓矣凡舉四男五女至歌綠衣而咏結縭咸力任其勞先君若不知者以故先君能以暇日成其學業而所至慷慨有令譽太孺人和惠而勤勸有以相助也自先君沒而太孺人悲慟不自持遂謝家政事竺氏言而冊諸子以

無忝先君之訓凡世之所謂烜赫顯榮者泊然不攖其慮也予因識鄭子言將以補中壘較尉之傳而越三年鄭子則遣一介渡江走雲間曰今年七夕爲太孺人七十設帨之辰向者有成言矣必得子及肩公先生一言以爲壽然其實自愧未得邀一命爲祿養子其善爲我辭而使得舉堂上觴陳子曰子不既多乎哉古之仕也以行道也其爲孝也以養志也祿養非君子之事也惟士無田不得已而爲之如所謂抱關擊柝者則不得行其道也子嘗學詩乎詩三百篇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無白華
之行則南陔之養缺矣未嘗以升斗希大官也至於
鴇羽四牡之詩彼其人皆以遁顯行役豈不能備脩
髓而悲悠凄惻發於咏歌若終不以此易彼者可以
知古人所爲孝矣今人之患在於仕不行道而孝不
養志予之太孺人既有超遠世俗之識而予於海內
負君顧之目入則有天倫具爾之歡出則有友生和
平之樂豈不爲養志乎雖未得尺寸之柄而崎嶇衆
正之間解紛陰雨之會力行其道可謂不匱矣異日

者子之德益進而業益隆致高位以澤海內皆太孺

人之大年也而子何慮焉遂書以授使者